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08

#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

黄亚丽, 刘飞\*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 社会工作作为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补充力量, 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的不足。社会工作通过信息整合、链接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与多方主体共同合作的机制来助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具体模式主要有: “人民团体+社会组织” “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 “党建引领+统战聚力” 等几种模式, 每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仍然存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 农村引不进、留不住, 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程度低, 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等问题。因此, 要通过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 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作开展的政策大环境, 做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相关工作, 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等措施, 来最大化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效用。

**关键词:** 社会工作; 精准扶贫; 可持续发展; 助人自助

**中图分类号:** C916;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1)02-0040-08

## On Push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with Social Work Practice: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n Optimizing Mechanisms and Modes

HUANG Yali, LIU Fei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Sichuan 643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power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social work can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governmental work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work helps promot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through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linking demand and suppl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operating with multi-lateral entities. At present, the specific patterns of social work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mainly include people community + social organization, internet + social organizations + public welfare, CPC leadership + the united front and cooperation, etc., and all of them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ractice. Ye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social work in term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such as a shortage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ifficulties in enrolling and retaining social work talents, poor practice in localizing social work in rural areas, and a lack of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system, and so on. Therefor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strengthening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competence, creating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talents, and exploring localized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social work involved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social work;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lp others and self-help

### 一、引言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 首次

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思想是基于中国几十年扶贫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根据中国贫困群体的现状提出的针对性措施, 决定着中国的

收稿日期: 2021-01-04

基金项目: 四川彝族文化研究中心: 乡村振兴下凉山彝族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对策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开发视角 (YZWH2012); 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 精准扶贫下四川省“农村社工扶贫模式”的探索及效果研究 (SQZL2019C04); 四川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中心: 乡村振兴下社会工作介入四川省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及效果研究 (SCXN2019-011)。

作者简介: 黄亚丽 (1995—), 女, 四川自贡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社工扶贫、精准扶贫以及农民工就业等研究; \* 通信作者: 刘飞 (1986—), 男, 安徽临泉人, 经济学博士(后), 副教授, 硕导, 主要从事减贫与发展研究。

扶贫成效。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明确指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2017年《民政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措施。脱贫攻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仅靠政府力量来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不现实的,脱贫攻坚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其中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参与。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更加需要社会工作的助力,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已成为脱贫攻坚实践中的重要手段。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都是帮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的行动,二者在对待贫困的价值观、工作方法、工作过程、目标追求等方面具有同构性<sup>[1]</sup>。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在价值、专业、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出高度契合性,也就使得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融合是当前扶贫工作开展的重要路径<sup>[2]</sup>。习近平指出:“一些地方虽然瞄准了贫困户,但还是老办法老路子,就是简单的给钱给物,在调动困难群众脱贫积极性、激活内生动力上做得不够,发展方式也没有真正转变”<sup>[3]</sup>。由于脱贫实践中物质层面的帮扶比精神层面的帮扶见效更快、更为直观以及自身专业能力的限制,基层政府在扶贫实践中对物质帮扶较为注重,在精神扶贫的投入上还存在不足,容易使贫困户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彻底拔除“穷根”,要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就必须在扶贫实践中落细落实精神扶贫和心理扶贫工作。社会工作作为政府扶贫的有效补充和社会扶贫的中坚力量,其“扶弱济贫”“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与精准扶贫“授人以渔”的理念高度契合,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可以有效破除贫困户的心理依赖,弥补政府在精神扶贫上的工作缺失,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sup>[4]</sup>,有效提升农村扶贫工作效率和巩固脱贫成果,对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目前社会工作在扶贫实践过程中的实际开展,相关经验及模式的归纳也成为新的研究重点。范瑞青(2019)从微观层面分析,得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服务模式主要有驻点服务、定期服务、政府吸纳和非直接服务四种服务模式<sup>[2]</sup>。李迎生(2016)则指出社会工作逐渐在脱贫攻坚中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介入路径,分别是“委托-代理型”“协作-互助型”和“外展-介入型”扶贫路径<sup>[5]</sup>。林顺利(2017)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可以从经济援

助、能力扶贫、文化扶贫三个维度介入精准扶贫,帮助贫困人员早日实现脱贫和致富<sup>[6]</sup>。

目前针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以及模式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空间,尤其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实践工作机制的探索,以及中观层面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模式的总结分析。

##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以往政府为主导的扶贫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政府扶贫专业能力不足、政策措施难以细化、扶贫成本高等问题,在扶贫实践中难以真正地将“精准扶贫”工作要求落细、落实。十九大提出的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理念,为社工组织广泛介入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切入点,也为政府扶贫工作中的“精准”二字提供了专业化的支持<sup>[7]</sup>。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更加有效地精准识别贫困户的需求并将其与外部资源进行有效链接,加强地方扶贫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的针对性,形成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提高以政府为单一扶贫主体的扶贫效率。

### (一) 搭建介入精准扶贫的信息整合平台

要有效构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必须依托社会工作的专业机构搭建介入精准扶贫工作的信息整合平台,以搜集基础信息、评估扶贫需求、分类扶贫对象、挖掘自身优势、整合扶贫资源,为后续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打牢基础。第一,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部门,在承接政府相关扶贫项目后,利用其“非官方”的身份优势,能够深入基层实地走访,挨家挨户获取全面的信息、翔实的数据,真正做到对贫困户的“精确识别”。第二,随着国家的不断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群体的需求也不断朝着多样化、立体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工作遵循个别化、差异化的原则,通过信息整合平台整合贫困对象在心理、就业、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需求,从动态化的视角更加科学地评估其需求变化和致贫原因,以便后续提供针对性、多元化的服务,真正做到“精确分析”。第三,2017年民政部逐步开始发布针对农村贫困留守儿童、农村贫困留守老人的相关指导意见。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凭借专业知识、能力,可以有效地对农村贫困留守儿童、贫困留守老人等特殊扶贫对象进行分类细化,为后续对贫困户分类指导、开展精准帮扶提供可靠依据,真正做到“分类扶贫,精准到户”。第四,社会工作专业机构

秉承“助人自助”理念,在关注和满足贫困户需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信息整合平台帮助贫困对象发现自身潜能和挖掘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优势,帮助贫困对象建立脱贫的自信心和提高脱贫的积极性,调动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使贫困地区能够持久发展。第五,可以对扶贫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将政府扶贫政策、措施、制度、资金以及民间社会扶贫资源按照不同性质进行分类梳理、评估、整合,为后续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的匹配工作打好基础<sup>[8]</sup>。

## (二) 构建扶贫供给与扶贫需求有效链接的机制

阻碍扶贫对象脱贫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除了自身知识技能不足、脱贫意识与信心缺乏等内在因素外,对必要资源的获取途径和获取能力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影响因素。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工作,能够挖掘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帮助贫困户实现“助人自助”,搭建资源链接的平台。通过专业技术手段有效链接外部资源,实现扶贫需求与外部扶贫资源供给的精准匹配,形成与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常态化机制。

社会工作进行扶贫供需匹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链接农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通过平台整合市场相关主体对农产品的需求,开展现场对接、应急促销、季节性促销、分品种专题促销等活动帮助贫困户打通售卖渠道,避免因农产品滞销和贱卖对贫困户带来损失。二是链接就业资源,对于有就业倾向的贫困农户,梳理、评估其就业能力,同时结合社会组织自身资源储备,为贫困户牵线搭桥,帮助其找到最适合的工作,实现贫困户自身价值最大化。三是链接技术供给,通过整合政府就业指导培训以及企业相关技术指导,为有技术需求的贫困户提供技术学习的渠道,为贫困户就业创业能力的提升提供帮助。四是链接资金供给,整合社会爱心组织、公益组织捐款以及政府扶贫资金,为丧失劳动力、因残致贫、遭遇重大灾难的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生存保障<sup>[9]</sup>。

## (三) 建立多元主体共同介入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明确指出:“为打好新时期脱贫攻坚战,要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全面推进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政府部门牵头是保障社会工作顺利介入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条件,必须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同时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作用,多种形式推进,形成强大的扶贫合力。各级政府部门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在扶贫工作中由

于力量单一、专业扶贫知识的局限,难以完全做到对贫困户的精准帮扶。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广泛连接企业、高校、社会公益团体、个人志愿者参与到精准扶贫的实践工作中,以弥补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弊端和不足。社会工作机构连接企业,可以发挥企业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优势,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学,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对扶贫工作广泛宣传,可以有效吸引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才、退休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扶贫行动之中,广泛参与到扶贫调研、支教、支医、文化下乡、科技推广等扶贫活动,助力精准扶贫;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真实准确地反映贫困户的需求,为扶贫政策的制定以及优化提出合理的建议,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总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社会公益团体、个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共同介入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能够实现各方优势互补,形成强大合力,丰富扶贫资源的供给渠道,促进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对贫困对象的“精准”帮扶。

## 三、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农村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探索

### (一) “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精准扶贫模式

“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精准扶贫模式是由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以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确定合作关系,通过发挥地方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力量,加强农村扶贫工作队伍的专业人才支撑,链接、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达到精准使用扶贫资源、提升扶贫效率的一种合作扶贫的模式。

黑土麦田是一家由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公益组织,由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合创办,其成立的宗旨是培育杰出的农村创业者和农村公共服务者,为乡村带来可持续的影响。黑土麦田与各级政府开展深度合作,每年从高校中选拔、资助、培训一批优秀毕业生,深入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从事为期两年的精准扶贫和社会服务工作,这些优秀大学生也被称作“乡村创客”。黑土麦田在吸纳、凝聚中国有志青年的同时,能够帮助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改善乡村面貌,以“授人以渔”的方式为贫困地区带去可持续发展。

深圳市团委为凝聚更大的扶贫力量,链接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来推动扶贫工作开展,以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引入了黑土麦田公益组织,共同探索“人

民团体+社会组织”精准扶贫新模式,并在广东省三乐村开展华南地区的首个试点。该模式充分发挥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各自的优势,以驻村扶贫工作队为主体,在“深圳—河源”两地团组织多项对口帮扶协议的基础上,积极协调两地各级团组织、团属社会团体,整合公益资源,助力乡村发展;同时,黑土麦田社会组织在人才、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为精准扶贫提供支持,在各大高等学府为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招募符合要求的乡村创客,加大扶贫的人才供给,强化驻村工作队伍的建设,广泛链接电商、农业、金融、教育、互联网等资源,带动公益机构积极参与合作,为乡村创客驻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技能培训、资金、渠道等多方面的后台支持<sup>[10]</sup>。

乡村创客们在对三乐村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百香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项目计划书》和《乐药灵芝生产基地项目计划书》,贫困户可以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田间劳动参与合作社分红,社会组织带来的资源解决了当地百香果、灵芝等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问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贫困户实现成功脱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精准扶贫的扶贫模式在广东省三乐村的实践表明,社会组织为扶贫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通过对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调研和精准施策,提高了扶贫工作的效率,带动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 (二)“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路径。“互联网+”可以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有效拓宽社会组织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降低社会组织开展精准扶贫的运行成本;由于覆盖范围以及人群的扩大,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动员能力的强化以及活力<sup>[11]</sup>。基于“互联网+”带给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独特优势,“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模式也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新着力点。2018年民政部印发了《“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行动方案(2018—2020年)》,大力推进“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的探索和实施。社会组织充分利用“互联网+”不断创新扶贫模式以及扩大扶贫领域,既包括熟知的“互联网+社会组织”电商精准扶贫,同时还创新了“互联网+社会组织”教育精准扶贫、“互联网+社会组织”健康精准扶贫以及“互联网+社会组织”金融精准扶贫。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互联网+社会工作+农业”模式、“互联网+社会工作+智能化脱贫”模式和“互联网+

社会工作+残疾人精准扶贫”模式。

“互联网+社会工作+农业”模式是“互联网+”电商在具备农产品资源贫困地区开展的主要模式,社会工作者根据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具体情况,通过互联网的介入进行系统的规划、营销等。帮助贫困地区或贫困户构建农产品电商平台,协助和指导农产品的销售。在较为传统的构建农产品电商平台基础上,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带货等新兴形式也成为社会工作借助“互联网+”助推农产品营销,促进农民增收,实现贫困农民脱贫的一种流行趋势。

“互联网+社会工作+残疾人精准扶贫”模式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皖北贫困地区社会工作参与的慢天使(即脑瘫儿童)计划。社会工作者通过互联网技术,构建智能化的服务慢天使(即脑瘫儿童)平台,通过智能化平台宣传慢天使的相关情况,并将需要帮助的慢天使的具体情况发布到平台之上,方便外界随时了解和进行资金募集,既拓宽了资金的筹集渠道和范围,也为社会大众致力于贫困地区的慢天使提供了机会。智能化平台在“助人”的同时,也强调“自助”,社会工作者为慢天使提供基本的电脑操作培训,同时协助慢天使家庭在平台开设网店,并将慢天使和家人共同完成的物品,比如围巾、十字绣等进行交易,为慢天使及其家庭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sup>[12]</sup>。同时针对成年贫困残疾人,“互联网+社会工作+残疾人精准扶贫”模式是将精准扶贫的着力点直接定位于成年贫困残疾人,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构建贫困残疾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建立政府、社会工作、非政府组织、企业、贫困残疾人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格化信息平台,实现贫困残疾人信息的实时对接,增加贫困残疾人脱贫的外部保障,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

不难看出,“互联网+”社会工作精准扶贫模式是基于公益理念和“互联网+”思维,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精准扶贫的网络平台,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信息传播、资源整合等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整合各方资源达到社会化精准帮扶的新时代扶贫模式。该模式为社会各界热衷于公益事业爱心人士提供了参与农村扶贫的机会,也为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了社会力量的支撑。

## (三)“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精准扶贫模式

“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精准扶贫模式是地方政府通过抓好基层党建工作作为引领,同时以统战部为主导,充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工作的一种模式。2017年初,四川省自贡市吴山

村以“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的精准扶贫模式,结合社会工作走出了一条精准扶贫新路子。

一方面,吴山村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实施基层党建示范创建计划,进行村支部阵地建设,由村党支部牵头抓总,全体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共同致力于精准扶贫工作。实行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全村 20 名在家党员从思想引领、技能扶持等方面对 20 户后进贫困户开展一对一帮扶,帮助贫困户改变原来“等、靠、要”的思想,激发了吴山村村民向上向好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自贡市委统战部作为帮扶吴山村脱贫的责任部门,为改变社会扶贫力量“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现象,推动扶贫从“漫灌式”向“滴灌式”转变,充分发挥自身带头作用,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为精准扶贫注入活力。首先,聘请各方专家,科学指导规划。自贡市委统战部协同板桥镇党委,深入调研分析致贫因素,根据每户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和“一户一策”原则,制定帮扶措施,运用统战资源开展针对性的帮扶。聘请规划设计、农业、法律、畜牧等行业专家,通过实施整村发展规划调研设计、指导蔬菜种植及产业发展、开展社会服务、组织畜病防治知识培训等方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助力吴山村精准扶贫工作。其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扶贫又扶智。2017 年,自贡市委统战部向中国扶贫基金会争取到 50 万元资金用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引入四川光华社工服务中心介入吴山村的精准扶贫工作。以社工组织为抓手,引导吴山村培育孵化了本土化的社会治理队伍——吴山农村社工,作为自贡市创建的第一支农村社工队伍,吴山农村社工为吴山村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力量支撑。最后,引导资源聚合,形成强大扶贫合力。将公益参与作为社会扶贫的有力补充,大力宣传精准扶贫的社会性、公益性,最大限度调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爱心组织和个人等社会资源参与的积极性。结合本地有经验有意愿的农民志愿者参与“吴山社工”组织;开展与四川轻化工大学的校地合作,在农业农村相关专业中开展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社会治理等实践活动,以相对固定周期开展到村服务和实践工作;整合公益基金,开展社会工作项目和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 四、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分析

### (一) 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无论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是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社会

发展的新要求以及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新变化,都需要规模化、专业化的社工队伍来对政府工作进行常态化的协助和补充。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区域,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于推动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建设好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则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虽然国家陆续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号召大力发展壮大社会工作队伍,国内也有大约两百多所高校开设了社工专业,但这些高校每年向社会输送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国内社工专业人才供不应求的问题十分突出<sup>[13]</sup>。

在全国社会工作者数量紧缺的大环境下,农村对社工人才的紧缺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虽然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但目前城市各方面的资源要素配置优于农村仍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农村,大多数社工更愿意选择在工作环境舒适、公共基础设施健全的城市开展工作,即使部分社工去到农村贫困地区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但由于家庭原因以及贫困地区偏远、艰苦的工作环境,能够长久留在农村工作的社工更是寥寥无几。为了解决农村社会工作者数量紧缺的问题,一些地方选择通过聘请专业社工来对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满足当前需求,但这些基层工作者毕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通过短时间的培训难以达到专业化的效果,不能够胜任精准扶贫中社会工作岗位的需求。

### (二) 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程度低

社会工作源于西方,最初是为解决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是西方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产物。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开展正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社工专业的理论体系、人才培养方式还是实践工作方式大都移植于西方,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一套适用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方法,照搬到中国情境下来使用,便很难做到“物尽其用”,并且中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地区虽然基本国情是相同的,但在文化、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社会工作在中国如何融入本国情境、农村地方情境来发挥更大的效用是重点也是难点。

不同农村区域的文化习俗对该区域内人口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影响<sup>[14]</sup>,如果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之前没有对该地区的文化习俗、语言习惯、村规民约等地域性特征进行深入了解,便不能做到“入乡随俗”以贴近农村

本土特点的方式方法更好地推动扶贫工作的开展。村民的话语源于地方传承的伦理、情感和文化,而社工的话语是对所谓专业知识的表达,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一般都接受过专业、系统的理论学习,有一套专业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但极少有社会工作者接受过“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对农村区域的文化、习俗、语言的了解不够,在农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不能以农村本土化的语言、方式进行沟通,影响了社会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三) 缺乏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制度体系

政府在脱贫攻坚中承担着主体责任,在扶贫工作中起着主导甚至是支配作用,大到扶贫的方针政策、小到每项具体的扶贫项目和扶贫措施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扶贫资金也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目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主要是以政府购买的方式,由承接项目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提供政府所需的服务,还未形成社会专业工作的制度规范,尤其是社会工作者介入精准扶贫工作权限、工作内容与职责、考核标准、薪酬标准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制度说明和具体的行政保障。首先,缺乏合理的扶贫资源调动制度。基层政府作为落实扶贫工作的牵头人,对各项扶贫资源有着支配调动权,能够对承接政府项目的社会工作机构派出工作者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进行干预,由于社会工作机构只是政府项目的承接者,权力有限,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基层政府的各项权利来帮助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其次,缺乏明确、科学的人才使用制度。扶贫只是基层政府工作中的极小一部分,基层工作人员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以及其他日常行政工作,一些基层政府会安排社会工作者从事一些与精准扶贫工作不相关的行政工作,以减轻自身压力。而作为服务提供者,社会工作人员也只好听从基层政府的安排,限制了社会工作的开展。第三,缺乏科学的考核制度。目前扶贫工作的考核标准及考核办法都是针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考核指标细化到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头上,但没有制定针对社会工作者的精准扶贫考核办法和考核指标,无法激励每一个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其最大效用<sup>[15]</sup>。

## 五、优化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反思

### (一) 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作开展的政策环境

社会组织想要在精准扶贫中实现功能效用最大化,离不开政府部门的认可与支持。首先,要优化顶层设计。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政策导向决

定了社会工作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扶贫物资、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向。社会工作扶贫是对政府扶贫的有效补充,因此国家应出台强化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政策方针,从上而下确定社会工作的定位。其次,各地方政府要切实贯彻落实好中央政策方针。中央向下面各层级地方政府宣传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扶贫的重视程度。第三,完善对社会工作的保障机制。在扶贫工作中,如果没有严格制度规范,就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严格的制度规范是社会工作介入实效性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制定科学的制度规范,对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进行约束,确保扶贫工作在一个健康的大环境中有序推进<sup>[16]</sup>。

### (二) 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专业化发展的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扶贫工作的成效息息相关,因此为提升社会工作对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技能。首先,通过加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来提升人才本领。高校在培养社工专业学生时除了要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还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开设农村社会工作相关课程,让学生对农村地区的社会工作特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sup>[17]</sup>,学校可以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者是地方扶贫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对接农村扶贫项目,在农村扶贫站点建立高校学生实习基地,为有意愿参与农村扶贫工作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既能满足学生的实习需求又能缓解农村社工站人才紧缺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其次,通过教育培训加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职业能力建设。对在职社会工作者定期开展专业化、系统化的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围绕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开展,更新社会工作者的知识储备,加强社会工作者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专业技能,同时注重塑造社会工作者崇高的职业素养,调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sup>[5]</sup>。

### (三) 做好农村社工引人、留人的工作

农村地区要发展,除了加大物质资本的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从多方面保障农村扶贫社工的权益,让社工人才愿意下村、愿意留村。第一,将社会工作者纳入农村扶贫开发队伍,从政策层面明确社会工作者在精准扶贫中的定位,保障社会工作者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合法地位,激发社会工作者参与农村扶贫的意愿。

第二,定向招录社工人才,在基层政府中增加扶贫岗位并将其纳入公务员编制,在招录时明确限制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或者有过专业社会工作经验者才能报考,并且明确规定最低服务年限,减少社工人才的流动性。第三,制定科学的薪酬标准和激励机制。薪酬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是建设农村社工队伍的重要保障,根据不同农村地区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提高薪酬待遇,明确薪酬标准,制定科学的薪酬增长机制、晋升机制,调动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第四,对自愿长期留在农村贫困地区工作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当地民政和扶贫部门要根据相关政策积极协调解决其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以及住房等问题。

#### (四)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开展有着推动作用,社会工作想要在扶贫开发中发挥更大的效用,要充分使用切合农村本土实际的工作方法,可以采取专业社工+本土社工的方式来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第一,充分尊重地方文化,在农村建立社工站,采取社工驻村的方式与村民同吃同住同活动,与村民形成良好的“亲友”关系。第二,培育和孵化贫困地区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专业社会工作者在驻村服务的同时,培训贫困地的扶贫干部、扶贫志愿者等,帮助构建本土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并对本土社会工作队伍核心人员的知识体系与能力进行全面培养,既能推动社会工作在贫困地区的常态化落实,又能提高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程度,提升农村贫困地区的长效发展动力。

#### 参考文献:

- [1] 王思斌.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J].社会工作,2016(3):3-9+123.
- [2] 范瑞青,蔡鑫.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服务模式分析——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3):53-59+87.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38.
- [4] 谢治菊,刘峰.论贫困户的心理依赖及社会工作介入[J].学术研究,2020(6):51-57.
- [5] 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J].学海,2016(4):114-123.
- [6] 林顺利,赵唯辰,方治远.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研究[J].经贸实践,2017(21):59-61.
- [7] 王华凤.双向嵌入:社会组织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以S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扶贫为例[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3):75-81.
- [8] 侯利文.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理念牵引、技术靶向与现实进路[J].学术论坛,2016,39(11):105-110.
- [9] 胡善平.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构建——基于社工机构精准扶贫实务工作的探讨[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4):49-53.
- [10] 唐珊珊.“乡村创客计划”引入河源三乐村[EB/OL].(2016-09-11)[2020-10-28].<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6->

## 六、结语:后脱贫时代研究反思

2020年后,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以及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中国贫困问题的表现形式将由原来的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生存性的贫困,而2020年后中国面临的相对贫困具有相对性、转型性、发展性、多维性、结构性和特殊群体性等多种特征<sup>[18]</sup>。相对贫困的形成,除了先赋特质和后致特质的个人内部因素外,制度、资本、文化等外部因素也是导致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sup>[19]</sup>。由于相对贫困的成因和特征具有复杂性,其判定的依据和标准涉及收入、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等多个层面,因此如何对相对贫困群体进行精确识别、精准帮扶、多维帮扶,成为后续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一大重点。不同于以往以消除绝对贫困和集中性贫困为目的的脱贫攻坚战,面对分散性、异质性的相对贫困群体,后扶贫时代的到来与贫困本质的改变对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提出新需求。社会工作更新发展模式,从治疗型社会工作转变为发展性社会工作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sup>[20]</sup>。虽然本文对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常见的几种主要模式进行了分析,但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可以套用于所有贫困地区,现有社会工作扶贫模式是否适用于2020年后的后脱贫时代,也是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因此,在后脱贫时代如何在已落地实施的较为成功的模式上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最适合当地的社会工作介入可持续减贫的模式,让社会工作更好地介入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之中,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

09/11/content\_3616746.htm.

- [11] 向苗.“互联网+”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 [12] 张军,郑难难.“互联网+社会工作”介入智能化脱贫的路径创新——基于皖北R机构的实地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1):94-100.
- [13] 曹迪.社会工作在我国精准扶贫战略中的发展困境反思[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12):132-133.
- [14] 刘军奎.村庄本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3):14-22.
- [15] 梁兰.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和局限性——基于民政部“三区计划”项目的反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5):69-73.
- [16] 张涛,季轩民.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的困境及路径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5):150-154.
- [17] 梁淑平,张琴.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J].农业经济,2019(2):63-65.
- [18] 邢成举,李小云.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J].改革,2019(12):16-25.
- [19] 张传洲.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12-119.
- [20] 高飞.后扶贫时代的新贫困治理:社会工作的定位与角色——一个长程的比较视野[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6):156-163.

(上接第39页)

建设者、享用者、评价者、衡量者。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农民、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认识,使农民成为有前途、有奔头的职业,改变过去农民代表贫困、落

后、愚昧的形象,是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实际要求,全力实现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价值体现和追求目标。

#### 参考文献:

- [1] 人民日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21-02-26.
- [2] 蒋红军,熊美娟.城乡利益共享机制建构中的农民身份转变与权益保护[J].行政论坛,2016(4):13.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
-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3.
- [5] 徐姗姗.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制约因素及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0(7):66.
- [6] 芦千文.“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和措施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20(1):132.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 [8] 宋才发,宋强.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20(1):25.
- [9] 习近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6):1.
- [10] 闫瑞新.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逻辑必然、实践困境及支持策略[J].农业经济,2020(3):124.
- [11] 张国磊,张燕妮.新时代乡村振兴主体的角色定位[J].农村经济,2019(12):47.
- [12] 姜渊.农村生态秩序构建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探因[J].理论月刊,2014(5):180.